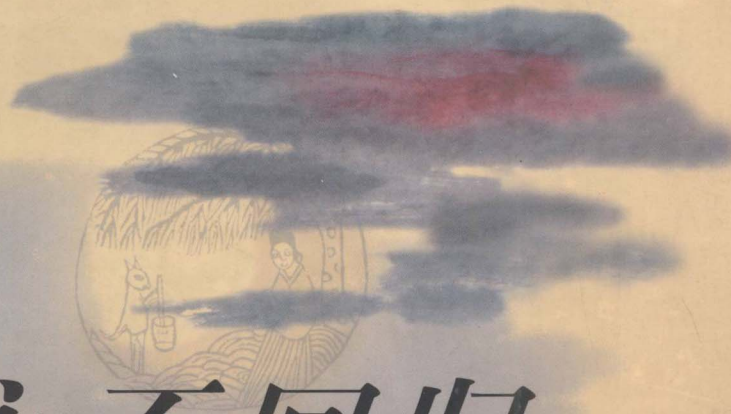


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

丁 帆 主编
王祥夫 著



永不回归 的 姑母



北京出版社

新时期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丁 敏 主编
王仲元 著

永不回归
的
姑母



北京出版社

丁 帆 主编
王祥夫 著

永不回归
的
姑母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不回归的姑母/王祥夫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3
(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丁帆主编)
ISBN 7-200-03631-5

I. 永…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018 号

永不回归的姑母

YONG BU HUI GUI DE GU MU

王祥夫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房山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5 印张 383 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000

ISBN 7-200-03631-5

I·561 定价: 22.00 元

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

- | | |
|-----------|-------|
| 鱼 渡 | 李贯通 著 |
| 空 穴 | 赵本夫 著 |
| 良家妇女 | 李宽定 著 |
| 寻找鸟声 | 金学种 著 |
| 日落复日出 | 邵振国 著 |
| 胡天胡地胡骚 | 阿 成 著 |
| 你没有理由不疯 | 张 欣 著 |
| 永不回归的姑母 | 王祥夫 著 |
| 风也萧萧 雨也潇潇 | 叶广芩 著 |

总序

丁帆

去年编完《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第一辑)后,总算松了口气。孰料此系列丛书一上市,尚颇受好评,一是读者反映不错,二是一些作家亦情有独钟。因此,在北京出版社文史部诸编辑的建议和促动下,这第二辑的九部作品亦很快面世了。

我曾在《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第一辑)的“总序”中说:“新时期以降,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达到高峰期,富于地域文化特征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只出此8种便有深深的遗珠之憾,这种遗憾只有待这批作品面世后视读者的反应得以弥补。”未曾想到弥补“遗珠之憾”的契机来得如此之快,然而,在“弥补”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筛选,遴选了这九部作品集,却觉得还有“遗珠之憾”。明眼的读者一看便可理解其中的甘苦了,第一辑为8种,第二辑为9种,这个数字的变化就足可见最后定夺时不忍割爱的两难心境。即使如此,仍不能弥补在遴选时惆怅若失的那份无奈心境。

我们面临着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经济体制逐渐走上了全球一体化的运作过程,而旧有的文化语境和现实生活形成的“文化滞差”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一片文化的混沌状态,传统(乡土)与现代(都市)的分离而形成的观念的断裂,成为当

下许多作家思考的聚焦，我们不能不直面物质主义时代的种种文化的选择，而文学的表达，尤其是地域文化的表达，乃成为我们窥视这个世界风景线的最好窗口。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平原与山区，乡村与都市，每一地域因着经济与文化的制约，都显现出不同的文化景观。发掘这块地域文化的特征，已经成为某些作家自觉的追求，更有一些未经理论熏陶的作家，以天然去雕饰的品格来书写具有地域风情的文本，这种在不自觉后面的本能冲动似乎更接近于创作美学的本源。我们发现，在大部分书写当下的地域文化小说中，作家们敏悟到的两种思想、两种观念、两种文化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断裂和思想落差，几乎成为他们所要表现的共同母题，无论是在偏远的山地，还是闪烁着现代虹霓的商业大都市，物质和欲望的压迫成为现代人的“影响和焦虑”。因此，这种内在的冲动成为地域文化表现现代人心理嬗变的一种定势，作家们在文化的裂变中也就找到了自己书写的位置和最佳视角。

在物质和欲望的商业化写作时代，有些作家沉沦了，有些作家在作最后的抗争，还有一些作家干脆遁入历史题材，用浪漫和抒情来疗救心灵的创伤。他们所编织的一幅幅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俨然是地域文化小说的一束束古典的阳光，照耀着现代人心灵中的暗隅。我以为作为艺术的消极抵抗，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其中的人文内涵是激励人类永远向上、向善、向真、向美的原动力。就此而言，我对那种富有诗性的地域文化小说篇章，则更有一种膜拜的审美心境。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坚守人性和人道已经很不容易了，作品尚使还有更大更多的人文涵量，则就更使人刮目相看了。我默默祈祷这套丛中作家笔下所折射出的灿烂的人文阳

光，能给读者诸君心灵带来一片明媚和晴朗。

因此，我代表读者向九位作家表示最深挚的敬意！

因此，我亦代表九位作家和编者对支持出版这套具有学术和美学价值丛书的北京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仁们表示虔诚的谢忱！

1998 年 10 月
于金陵紫金山下

文人情致与现实关怀

段崇轩

1

王祥夫曾说过：他在青年作家中是一个“异数”。有评论家称他首先是一个文人，一个文人型的作家。在王祥夫这一代作家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文化匮乏已成为难以补救的缺憾。但王祥夫却因了家庭、父辈的熏陶，自身的好学勤勉，奠定了较厚实的文化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

他读书甚多，游历很广，琴棋书画无不喜爱，养花品茶亦颇精心。特别是古代的诗文、话本、笔记小说，鲁迅、周作人的作品，乃至佛禅文化，于他都有着特别的偏爱和深刻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王祥夫是一个有着丰厚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资源的作家，他经历了从新潮走向现实主义的创作历程。现实题材、现实问题同文化意蕴的有机结合，可以说是王祥夫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

王祥夫的主要创作成就，是小说和散文两方。他的散文大多描写的是他的所经、所见、所感。而他的小说创作，则“入世近俗”，多取社会现实生活为表现对象。社会的腐败、人性的扭曲、弱者的无助，都在他的视野之内。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代作家的社会良知和人间情怀。在散文中，他是

一个感性的、自我的王祥夫；在小说里，他是一个理性的、社会的王祥夫，恰好表现了作者精神世界里的两极状态。但这两极状态又不是互为隔绝的，他的个人情致和审美趣味往往制约和支配着他的小说创作，这就使他的创作多了对现实事件幕后和背景的思考与展现，多了对民俗、历史、文化的注目与描述，使一些简单的现实题材平添了一种文化韵味、文化背景；使王祥夫的小说不经意间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作家的作品。

2

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位置和重要意义，使他以及无数的城市或农村出身的作家，都无法摆脱农村的巨大引力。正是这种不由自主的选择，使王祥夫同农村保持了一种很紧密的联系。先是参加工作伊始就不断地跑农村，并结识了许多村里的朋友，后来又以作家的身份挂职乡镇，体验生活。农村已成为他的人生舞台和精神故乡，其位置、分量甚至已超过了养育他的城市。

从审美趣味上看，王祥夫自然喜欢那种可以充分体现人的“生命情致”的纯粹、雅致的艺术。而现实生活中那些“令人着急的现象”，又常常困扰、逼迫着他，使他不得不匆匆拿起笔来，把自己的创作融入到眼前的现实生活中。

我以为王祥夫的这种创作心态，与山西几代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深刻熏陶不无关系。换一种创作氛围，他的创作就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其实他在审美上更接近叶兆言、苏童等作家。

敏锐地表现“当下”农村变革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微妙变化、潜在矛盾等等，是王祥夫近年小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

特点，也是他的小说走向突破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早春》中，因为假稻种的问题，农民与政府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乃至导致了一场人命案件。作品尖锐地揭示了一些政府官员，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惜坑农害农的腐败行为；表现了农民无奈之下的盲目反抗。其主题是令人震惊的。在《雇工歌谣》里，作者独具慧眼地洞察到了“东家”与“雇工”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微妙心理与位置的变换；展现了农民在社会转型期“精神与心理层面上遇到的顽固障碍”，真实地记录了“家庭”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经济秩序中的独特作用。

作者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太阳下的村庄》反映了农村基层政权的瘫痪状态，以及下级为应付上级检查而有意“制造”的弄虚作假现象。《腊月谣》描述了乡政府在社会转型期的人心浮动与艰难处境，以及同农民企业家之间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对峙的社会现象。十足地显示了一些暴发农民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是一个令人深省、具有警示意义的人物形象。《乡村事件》中的罗树叶，一个温顺、善良的农家少妇，她无辜而悲惨的死亡，只是因了乡派出所一次稀里糊涂的“误抓”，因了公公、丈夫、哥哥等决然地要让乡里说个“清楚”的固执行动。一个女人的生命竟如此被葬送，那么杀害她的凶手究竟是谁？作家满怀忧愤，提出一个惊心动魄的追问。

上述作品中，充分表现了王祥夫观照生活的敏锐性、洞察力，和他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勇气和忧患意识。但我们又看到，他对现实的关注与忧患，依然是一种城市人、文化人的眼光和态度。这就使他的作品多了一种尖锐和从容，同时也少了一些深切和执著。

城市儿子的王祥夫，注定了他同农村、农民之间的心理文

化距离，这种距离成就了他，使他对农村永有一种新鲜感、敏锐感；但这种距离又局限了他，使他对农村的感受和把握，难能“入木三分”、深厚广大。

王祥夫特别擅于描写小人物、弱者，特别是女人的悲剧命运。在这些人物的悲剧中，往往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如哑子、罗树叶等等。

在他早期的作品中，这种创作倾向就已十分明显，如，《西牛界旧事》中，那位出身贫寒、眼有残疾，但却有着惊人的生存能力的瞎骆驼；如，《永不回归的姑母》里，那个为了全村人的生命而不得不“献身”、最终却被村人甚至亲人唾弃的姑母；如，《沙棠院旧事》中，因做过妓女最后弄得众叛亲离的王妈；《初雪》中，因面貌有缺陷被社会和家庭冷落的豁儿，等等。他（她）们在广大的尘世中背负着沉重的人生“使命”，但却因了他（她）们自身的软弱、残疾，他们往往要遭受不公正的伤害和悲剧命运。这悲剧不是来自他们自身的性格，而是来自腐败的社会现象、陈旧的文化伦理、自私冷酷的人心人性……

王祥夫以一颗纯真的同情、怜悯之心，表现了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和命运，鞭挞了社会的不平和人性的扭曲，寄寓了一种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从中我们可以倾听到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鲁迅先生的悲悯心声。

我以为，王祥夫在表现小人物的命运上，情动于衷、委婉有致，十分出色。但由于他只从人物悲剧的外部环境去寻找原因，而忽略了人物悲剧的自身性格因素，因此就削弱了悲剧应有的力度和深度，同时也使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显得模糊、空泛甚至雷同，给人一种服装模特的感觉。可以说，王祥夫至今还没有塑造出一种坚实而又富有个性——称得上“典型”的人物

形象，这是不是同他太注重现实问题、社会环境的创作思想有关呢？

3

其实，王祥夫小说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他作品里那种带有文化韵味的背景描述。他以一种文人的心态，走进偏远、古老的晋北农村时，带有原始形态的乡村，赤裸裸地展现在他的眼前：古怪的村名、苍老的房舍、悠久的传说、奇特的风俗，以及农民们亘古不变的生存状态……都使作家感到新鲜、惊讶、神秘。乡村以一种巨大的魅力和神奇的力量感动和吸引着他，他在这广大而荒凉的世界里读出了历史、读出了民俗、读出了文化……他在这里流连忘返，细细品味、长久地思索。其实，他已痴迷上了这块魔幻般的晋北黄土地。而当这些进入他的小说，就变成了一幅宽广的背景，这背景散散漫漫、宁静淡雅，像一幅国画。

在王祥夫前期的小说中，有很多篇笔记体的乡村小说，它们在写法上极为自由灵动，更富有散文的特色。这些小说几乎没有一个贯穿全篇的中心情节，而是一些琐碎细节构成了一幅幅乡村图画。

作家靠什么来统摄全篇呢？靠叙述语言，靠作品的色调。

《好茆杂录》可以说是一幅带有民俗学、文化学的好茆村素描画。小说先从好茆村在像草履虫一样的山西地图上的位置写起，接着写了地名的变迁、村落的形态、院落的构成，以至窑洞窗户上的剪纸窗花。自然要写到这里农民们的生存、民情风俗，等等，特别是关于青年人结婚之夜，要拿“女儿招”示众以证明那女子“货真价实”的风俗描写，更是细致入微，生

动传神。

我们在作者漫不经心而又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渐渐沉入一个古老、奇特的乡村世界中。如果让一个民俗家听了，他一定可以听出更多的历史和文化来。此外，如，《油饼洼纪事》、《扁村笔记》等，均属于这类民俗小说。

《城堡乡村》是王祥夫乡村小说中的一个独特篇章，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全篇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舅舅沉浸在姥爷悲壮而辉煌的历史中，姥爷曾经在内蒙古草原上艰苦创业，拥有了大片土地和上千匹马，最后却悲惨地葬身西草地。舅舅酷爱那匹老红马，把祖传的玉镯、戒指同父亲的骸骨一块埋葬，固守在沉闷、贫穷的城堡里不肯迁移，其实他固守的是那已逝的古老历史。而姥爷、舅舅的后代们，却早已忘却了祖宗的光辉历史，也不再留恋那座破败的城堡。他们甚至掘开祖坟，盗出玉镯、戒指换成钞票肆意挥霍。作家是怀着一份崇敬和哀悼之情，表现了一代农民壮烈的创业历史，和现代人对历史无情的背叛。我们可以把这座城堡看作乡村——历史转型期，中国农村的一个象征性背景。

4

王祥夫《好男儿杂录》等一系列笔记体小说中，借鉴、融化了古代话本小说、笔记小说以及古典和现代散文等多种表现方法和手法，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笔记体风格。

用讲故事的方式组织情节、构筑小说，是王祥夫喜欢的一种创作方式。

作家特别乐于以一个说书人的姿态出现在作品中，这就无形中使作家与生活素材之间拉开了审美距离，给作家的讲述带

来了更多的主动性，作家的艺术趣味也会在作品体现得愈加充分。如，《非梦》、《好崂杂录》、《油饼洼纪事》、《扁村笔记》、《竹坡纪事》、《棉花》、《小鼻村纪事》等等，都采用了讲故事的写作方式。譬如《非梦》，是写文化革命武斗事件中，某地发生的人吃人（所谓“腹葬”）的惨烈事件的。故事从现在讲起，讲那场事件留给人们心灵上的阴影以及一些蛛丝马迹，然后才逐渐地把那场事件一点一滴地抖落出来。整个故事扑朔迷离、线索纷杂，细节迭出、布满悬念，但又大开大合、井然有序，充分显示了作家在结构、驾驭故事上的创造性能力。更让人惊叹的是，那样一个恐怖、惨烈的故事，经作者从容、机智的讲述，变成了一段悠远、虚幻的往事；化解了事件本身的“血腥”味，变得更加意味深长。这正是审美距离升华出来的独特艺术效果。

在《好崂杂录》等一系列笔记小说中，作家不仅充当着一个说书人的角色，同时也是一位民俗学家。他给我们讲那些天老地荒的小山村，讲农民们最日常最琐碎的世俗生活，讲讲停停，不断插进一些“楔子”、考证以至笑话。雅起来让你肃然起敬，俗起来叫人捧腹不止。他不断地用说书人的口吻插言：

“这和故事又有什么关系？”、“这近乎于胡说不是？”、“这便有了下面的故事”……亲切平和、娓娓道来的讲述，把我们引进了一个个古老、苍凉、贫穷，但却有着神奇的传说、悠久的历史、生命的骚动的乡村世界，这是一种真实的民间乡村社会，同时也是王祥夫文化视野中的农村图画（当然，王祥夫的小说中还有另外一种变革中的农村世界，如《玉山河》里的窑峪村，《雇工歌谣》中的刘庄等）。

不过，我觉得王祥夫有时讲故事的“瘾头”太浓了，一个故事要编造出二三个开头来，要演义出三四个结尾来。不是不

可以这样处理，而是要看故事本身、生活本身有没有这种必然，凭着兴致随意设置，卖弄一种专业化的“揉面”技术，不仅会给人造成一种“玩文学”的感觉，更会损害生活本身的自在性，不知祥夫君以为如何？